

從心理分析淺談謝靈運的仕隱衝突

施又文*

題要

謝靈運仕而復隱、隱而復仕的根本原因，歷來皆認為在於他執著於用世、顧念門第，甚至追溯其恃才傲物、一意孤行的個性，導致他在政治狂濤中殘遭滅頂。本文嘗試運用現代心理分析的理論來探討謝靈運人格的發展，藉此理解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決定他悲劇性的一生。

關鍵詞：謝靈運、仕隱衝突、心理分析

一、前言

歷來研究謝靈運仕而復隱、隱而復仕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執著於用世、顧念門第使然，¹甚至追溯到他恃才傲物、一意孤行的個性，導致他在政治狂濤中滅頂；²更有學者直接從人格構成面詮解靈運悲劇性的命運。³本文嘗試運用現代心理分析的理論來探討謝靈運人格的發展，藉此理解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決定他悲劇性的一生：「隱居不能持久，對抗又無節制，一意孤行，最終導致覆亡」。⁴精神分析學者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主張個人是被社會和家庭因素所塑造的個人心理學，較接近個案所處的中世紀的時代背景，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理論主要採取他的學說，而輔助新佛洛伊德學派卡倫·荷妮(Alfred Adler,1870~1937)的社會文化觀點。

二、仕隱衝突的舊說

謝靈運承襲著謝氏家風與中朝玄學的餘緒，⁵嚮往出處同歸的境界，他一方面渴望建功立業，《宋書·謝靈運傳》云：「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卷六十七)；

*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¹ 林文月，〈謝靈運傳〉，《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年5月初版)，頁19-30。馮軼男，〈謝靈運的痛苦內容和解脫方式〉，《文史博覽》(理論)，2007年4月。李雁，〈仕進思想及政治態度〉，《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二章第二節。

² 林文月，〈謝靈運傳〉，《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年5月初版)，頁30。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前言，頁13。

³ 雷鳴，〈論謝靈運的人格衝突〉，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⁴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前言，頁13。

⁵ 李亮，〈山水隱逸與資生適性--以謝靈運為中心〉，收於《謝靈運研究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262-266。

另一方面又嚮往歸隱田園。〈遊名山志序〉云：

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⁶

白云完成淑世的抱負之後，要繼之以道家高蹈的實踐。既然要先成就功業再繼之以榮退，功業未成，何來歸隱江湖之行？歸隱，遂成為官場失意的粉飾，⁷隱居又切不斷個人慾望、家族的使命感；仕與隱的衝突矛盾即由此揭開序幕，理想面的「出處同歸」遂演變成現實面的「徘徊去就」，⁸李雁說：

靈運之所以在異代鼎革之際徘徊去就，不僅牽扯到個人的行藏出處，而且關乎整個謝氏家族的盛衰興亡，正是由於他的失敗，子孫漸趨沒落，致為人所輕視。⁹

義熙二年到義熙八年這七年，靈運一直擔任劉毅的幕僚，在政局最不安定的時期裏，長達七年之久的專事一個主子，這在名門子弟當中實屬罕見。這麼長的時間，他卻連一次要求歸隱的願望也沒有表示過。義熙八年，劉毅剛敗北，謝靈運寫給從弟謝瞻的〈答中書〉一詩方才表述了隱遁的念頭。此後從義熙九年到元嘉十年這二十一年的時間當中，他有相當多的詩歌一而再表達其退藏的隱衷。

他第一次離開京師前往永嘉，旅途中見到驚浪急流、危崖峭壁，寫下了「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富春渚〉)¹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七里瀨〉)，¹¹永嘉的激流危崖象徵仕途的艱險，而他自己卻是「亮乏伯昏分」無計可施：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淄磷謝清曠，疲荼慚貞堅。(〈過始寧墅〉)¹²

⁶ 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頁390。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⁷ 汪辟疆認為歸隱原因就在「懷才未遇」之所致，見〈校訂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後記〉，《汪辟疆文集》。

⁸ 殷孟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謝康樂集題辭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69-171。

⁹ 李雁〈仕進思想及政治態度〉，《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二章第二節，頁103。

¹⁰ 顧紹柏，頁68-69。

¹¹ 顧紹柏，頁78。

¹² 顧紹柏，頁63。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富春渚〉）¹³

精神矛盾痛苦之際，故鄉成為安撫靈魂的鎮定劑；他再三強調出仕是「違志」，深悔自己持志不堅，以致捲入宦海，由此他經常表示要「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過始寧墅〉）¹⁴、「顧己枉為繫，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返林巢」（〈從遊京口北固亭應詔〉）。¹⁵

在宋文帝朝，他兩次任官的心情落差很大。〈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詩，稱揚宋文帝「盛明蕩氛昏，貞休康屯遭」，誅除昔日邪佞，安定動亂的國家，並再三邀請自己出任要職，他以孫叔敖的三起三落自比，「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然而，當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時，他滿懷不平，曠職遊蕩，以公役私，甚而萌生歸志。等到謝靈運最後一次出任臨川太守，心情已經大不同：「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¹⁶既為遭受誣陷而憤慨：「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又為自己的生命細若遊絲而傷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他預感自己前途險惡，已無退路，「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苒苒萬里帆，茫茫終何之？」（〈初發石首城〉），¹⁷甚至發出絕望的吶喊：「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憶山中〉），¹⁸這是一串由希望而失意失望最終止於絕望的歷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¹⁹回到故鄉，讓極度不安的精神經由故鄉的慰藉放鬆放下吧：

守道順性，樂茲丘園。（〈答中書〉）²⁰

將拭舊褐，竭來虛汾。（〈贈安成〉之七）²¹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從遊京口北固應詔〉）²²

¹³ 顧紹柏，頁 69。

¹⁴ 同註 12。

¹⁵ 顧紹柏，頁 234。

¹⁶ 顧紹柏，頁 281。

¹⁷ 顧紹柏，頁 273。

¹⁸ 顧紹柏，頁 278。

¹⁹ (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卷八十四，頁 1009。

²⁰ 顧紹柏，頁 2。

²¹ 顧紹柏，頁 11。

²² 同註 15。

欲抑一生歡，並奔千里遊。（〈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²³

清新明麗的故鄉風景，一度使靈運的仕隱衝突獲得紓解：

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²⁴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²⁵

協以上冬月，晨遊肆所喜。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遊嶺門山〉）²⁶

如果就此歸隱，矛盾便從此放下，但事實上靈運又不能忘情於仕途：「孤客傷逝湍」、「遭物悼遷斥」（〈七里瀨〉），²⁷望著流水嘩嘩溜走、景物不斷的變化，他傷嘆時光消逝、機會不再，無所作為。「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入東道路〉），²⁸一個接著一個的村莊從眼前掠過，不由地感慨入江海漸深而離皇都日遠。尤其在第二次隱居始寧，更時時流露孤獨憂悵，期待美人（知音）共賞佳景的心願：

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酬從弟惠連〉）²⁹

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醕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譖。（〈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³⁰

風雨非攸愴，擁志誰與宣？（〈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³¹

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石門岩上宿〉）³²

歸根到底，他的痛苦是山水無法治癒的：

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非徒不弭忘，覽物情彌道。（〈東山望海〉）³³

詩人本想借登山觀水來排遣憂思，但是遊山玩水之後，憂思非但沒有忘卻，反而愈加迫切起來。他感覺自己的青春在白白的消失：「未厭青春好，已睹

²³ 顧紹柏，頁 245。

²⁴ 同註 16。

²⁵ 顧紹柏，頁 144。

²⁶ 顧紹柏，頁 88。

²⁷ 同註 11。

²⁸ 顧紹柏，頁 238。

²⁹ 顧紹柏，頁 238。

³⁰ 顧紹柏，頁 256。

³¹ 顧紹柏，頁 266。

³² 顧紹柏，頁 269。

³³ 顧紹柏，頁 99。

朱明移。」(〈遊南亭〉)³⁴可見他的用世之情多麼的深。他說「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田南樹園激流植援〉)，³⁵詩人很清楚的高自標置以示異於一般的樵夫隱士。王國瓔說：

謝靈運雖縱情山水，追懷玄遠，實際上卻不能忘懷功名，乃是屬於劉勰所稱「志深軒冕而汎詠泉壑，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者。³⁶

李雁說：

大謝山水詩中的說理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抒情，它是作者在內心與現實發生劇烈衝突而又無法彌合的境遇中的自我告慰。……一面執著於「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戚」，一面卻欲表現出一副「萬事恆抱樸」的高雅情懷，這是混亂的世界和分裂的人格相互作用而產生出的詩歌。³⁷

謝靈運縱然在詩文中多抒寫隱遁之情，論述山林之志，他卻執著於功業大志，熱衷於名利俗情。這種情感和思想的矛盾衝突反映在他的山水詩，就是「卒章顯其志」，顯現出一種不調和的張力來。

三、心理分析的新解

靈運是謝玄嫡孫，從玄以來一脈單傳，謝玄獨子謝瑒「生而不慧」，而靈運卻是「幼便穎悟」，謝玄因此疼愛有加，家人認為「子孫難得」，從靈運很小的時候就被寄養在錢塘道師杜治的道館中，一直到十五歲才讓他從錢塘住到京城建康的烏衣巷，由族叔謝混接下文化教養的工作。

綜上可知，靈運出身華麗士族，父祖早逝，不免得到家族過多的呵護與期待；加上他長於道館，受道家「物各己性」的思想薰染，養成他自由任性的人格特質，尤其缺乏親長的砥礪責求，他更是「予智自雄」。

靈運「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本傳)，獲得謝混特別知愛，二十一歲時在謝混的安排下擔任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次年，進入實際掌握國家兵權之一的豫州刺史劉毅幕府，轉任記室參軍，長達七年之久。在謝氏族長的庇蔭下，有八年的時間靈運是處在權力的核心，享有優越的地位。但是晉安帝義熙八年(412)九月以後，劉毅與劉裕爭權失敗，謝混、劉毅相繼過世，靈運旋即從權力中心不斷被邊緣化。

³⁴ 顧紹柏，頁 121。

³⁵ 顧紹柏，頁 168。

³⁶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4月再版)，頁 162。

³⁷ 李雁〈山水詩解讀〉，《謝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四章第二節，頁 243。

阿德勒說：「獨子尤其容易被嬌生慣養，他們可能會得到許多的注意和關心，沒有手足與之競爭，這會形成其自我中心；而當日後他不再是每個人的掌上珠時，就會變成真正的問題。」³⁸

阿德勒認為嬌生慣養是適應不良的主要決定因素，一個被嬌生慣養的小孩只學會要求別人，而不能獲得真正對抗挫折的能力；這樣的小孩會發展出總是在期待的生活型態，而到後來幾乎都不如所想，因而小孩(或已變成大人)對問題和阻礙的反應會是退縮；由於沒有學會克服的方法，個體為了避免自卑感而退縮；這樣的人學不會合作、計畫，或變得有責任感，他們常是以自我為中心，他們的不成熟會反映在他們的神經質型態上。³⁹

自我中心的藝術家，依恃其超邁的藝術才情與文學華宗的家學教養，足以冠蓋當代；再不然，頂多有「繁蕪」(鍾嶸《詩品·卷上》)等負面評價。但是政治生活不能離開群體，經營政治生活的社群乃成為政治體系，體系中的權力與網絡交互作用的結果決定了資源的分配。走權勢的門路，甚至相互援引接納，從而造成特權集團，把持社會及政治的資源，即政治生活經營的形式與過程。⁴⁰蘇紹興〈瑯琊王氏知交遊與婚媾--兩晉南朝大士族一「個案」研究〉一文說：

高門貴胄，合黨連群，專宰朝政，盤據高位，尋且互為姻媾，通家至親，遍於中國，榮辱與共，休戚相關。⁴¹

權力網絡的經營有賴於高門世族在當代的門望，也需要憑藉族人的才幹與人際魅力。自我中心的謝靈運不能攬絡王室，中央官與他發生衝突者有徐羨之、傅亮，糾舉他者有王弘、傅隆、劉義康；地方官與他有過節者有王琇、孟顛。根據陳美足的研究整理，謝靈運仕宦上的交遊較密切者僅有劉義真、范泰、顏延之等人。⁴²

如何去自我中心化呢？荷妮說：

人……需要別人的友善--不只是各方面的幫助，而且須引導他並鼓勵

³⁸ 法芮斯(E. Jerry Phares)著，林淑梨、王若蘭、黃慧真譯，《人格心理學》，(臺北市：心理出版社，1994年初版一刷)，頁118。

³⁹ 同前註，頁117。

⁴⁰ 胡佛〈極權的籠罩〉，《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臺北市：三民書局，1998年)，頁。

⁴¹ 蘇紹興，〈瑯琊王氏知交遊與婚媾--兩晉南朝大士族一「個案」研究〉，《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市：聯經，1987年)，頁139。

⁴² 陳美足，《南朝顏謝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9年)，頁41-43。

他成為成熟且有成就的人；此外，他還需要那些與別人的意志願望有所接觸的衝突，如果他能這樣在愛中、在衝突中與別人共相成長，那他就會依真我而成長。⁴³

「在衝突中與別人共相成長」是謝靈運沒有學會的人生課題，如果他真正為前途與門第設想，其所作所為應當符合在位者的期待，退求其次保持韜默也罷。然而他始終覺得「生活的意義是獨占鰲頭，被認為是最重要人物，並獲取心中想要的每件東西」，⁴⁴自然無法與政圈人物交好，加上他一旦失去優勢，常懷憤憤，動輒抗爭、遊放曠職或逃避山林，造成一生仕途顛躓以及悲劇的命運。

依據荷妮的見解，面臨高度競爭的文化中，每個人都會彈性地使用「移向人們」、「反對人們」與「離開人們」三種策略，倘若僵化地採用一種支配我們人格和掌管我們生活的反應模式就是神經症。⁴⁵

靈運人在林泉，雖得明哲保身，可難耐寂寞；而投身朝廷，雖獲名利，卻又拙於宦術，⁴⁶這就是荷妮的適應不良的神經症，也是阿德勒所主張的神經質型態，致使靈運仕而復隱、隱而復仕，徘徊去就不能自止。

反觀另一政治人物王弘，當謝混炙手可熱時，王弘與之交好，謝瞻嘗寫了首〈喜霽詩〉，經靈運鈔寫，謝混吟詠，驃騎將軍王弘在座，嘆為三絕。正值謝晦與徐羨之、傅亮圖謀廢帝時，王弘選擇外放擔任江州刺史；劉義隆為帝，舊臣王曇首有功，連帶地庇護其兄長王弘免去禍患；王弘晚年受到文帝重用，每事推謙，甚至乞求辭職，主動與彭城王劉義康共輔朝政，進而位極人臣，平安壽終。謝靈運並非沒有朝廷奧援，他的族弟謝晦、謝弘微歷任武帝、文帝朝要員，只是靈運任性妄為、處處樹敵，就算謝晦、謝弘微有心也幫不上忙。

⁴³ 卡倫·荷妮著，李明濱譯，《自我的掙扎》（臺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再版）。

⁴⁴ 阿德勒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臺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再版），頁12-13。

⁴⁵ 同註38，頁134-135。

⁴⁶ 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不到三十歲的謝晦受封為右衛將軍，家人相迎，「賓客輻輳，門巷填咽」，後來的家族宴會場中，靈運並沒有獻上自己對謝晦的祝賀，反而是酸葡萄的認為潘岳、陸機遠遠超過賈充。見〔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卷十九，列傳第九。靈運獲得宋文帝的欣賞而位居侍中之後，並未如同權臣王華剪除心腹，進而結黨營私鞏固權位，在在印證他拙於宦術，所以他的詩說自己：「進德智所拙」（〈登池上樓〉）、「拙訥謝浮名」（〈初去郡〉）。

四、結語

就謝靈運個人因素而言，自我中心的藝術家性格，倘若以其資質與風華門第，高踞藝術王國的驕傲王者自居，必然能成就自由飄逸的名家風韻。

然而，他向來自以為是，不知如何與人合作，動輒得咎的結果發展出動輒退縮，仕而復隱、隱而復仕的衝突除了歸諸執著用世與顧念門第等因素之外，大部分決定於阿德勒所謂自我中心、神經質的不成熟人格，而這種特質的養成無異與其成長背景有關。

一言以蔽之，自身與現實都使謝靈運不具備實現自我價值的可能性，從而使他無論是隱居逃避或是進入官場，都陷入了深深的憂鬱痛苦中無法自拔。行為上的任情由性，歸根究底還是來自於自我中心的不成熟性格使然。

參考文獻

-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4月再版）
- 卡倫·荷妮著，李明濱譯，《自我的掙扎》（臺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再版）
-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
- 林文月，〈謝靈運傳〉，《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年5月初版）
- 法芮斯(E. Jerry Phares)著，林淑梨、王若蘭、黃慧真譯，《人格心理學》，（臺北市：心理出版社，1994年初版一刷）
- 阿德勒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臺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再版）
- 胡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臺北市：三民書局，1998年）
- 殷孟倫，《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陳美足，《南朝顏謝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9年）
- 馮軼男，〈謝靈運的痛苦內容和解脫方式〉，《文史博覽》(理論)，2007年4月。
- 李雁，《謝靈運研究》（北京市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9月）
- 葛曉音，《謝靈運研究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雷鳴，《論謝靈運的人格衝突》，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 蘇紹興，《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
-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